

諸位同學，大家好！請看經本第八頁第三行：

【有子曰。信近於義，言可復也。恭近於禮，遠恥辱也。因不失其親，亦可宗也。】

這一章裡面說了三樁事情。首先是說「信」，這個信要合乎義，合乎義的信則可以守，就是說到可以做到。換句話說，如果信要是不合乎義，不妨失信，那個失信不算是失信，這個道理一定要懂。往往有一些人，在佛法裡面講叫偏陋，偏見、陋見。與人有了約會，一定要講求信用，寧死也不失信，這一段話在此地跟我們佛家的戒律是相類似的。這都要問一問守信合不合乎理，合理的守信是應該的；不合理的守信，信要不近於義的話，那就可以失信，可以不必守信。就得問它合不合乎義！「復」字就是踐履的意思，就是實踐的意思。

我剛才講了，這一段與佛家的戒律是相同的。因為「信」這個字也可以說是儒家的五戒之一，五常「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」裡面，它有「信」這一條；而且這個字在儒者來講非常重視，「人無信則不立」。所以一個人一定要講信用，不講信用的人，在社會上很難立足。與人有約，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失信，以後就沒有人能夠信用你了；到社會上，一般人都不信任你，你在社會上立足就相當困難了。這是五常之一！

在儒家的五常就是佛法的根本戒，我們五戒裡面的根本戒的「不妄語」，就是儒家「信」這個意思。雖然是這麼要緊的戒條，但是佛法裡面的戒條是活的，每一條戒都有「開遮持犯」，所以一定要懂這個道理；通達「開遮持犯」的道理，才曉得不妄語是如何的

修持法。

譬如，戒經裡面講有一個獵人追殺一隻獵物，這個野獸跑到一個叉路上去了，獵人追到這個地方來，於是問你：「你看到那個野獸沒有？」

你說：「看見了。」這是不妄語。

「牠從哪裡逃了」？

你也老老實實告訴他：「從那邊走了」。

好！獵人追到那個地方去，必定要把牠捕殺了。在這個時候雖然你是不妄語，守了這條戒，可是是幫助獵人殺生了。在佛戒裡面它不是這樣的，它可以欺騙那個獵人，明明看到野獸從東邊走了，他可以跟那個獵人說：「那個野獸從西邊跑了。」獵人往西面追了，這是妄語；雖妄語，救了一個眾生的命。這個意思和此地這一句道理是相通的。所以信一定要合乎義、要合乎理；如果不合理的這個信用，可以不必兌現，不算是失信。

這樣說來佛法裡面的戒律有「開遮持犯」，儒家也不例外！舉這一條，條條戒律都是活活潑潑的；我們不能看這一條就明瞭這一條，必得要舉一反三。儒家的「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」，四維八德，每一個德目都是活活潑潑的。所以一定要看義之所在，以這個為標準。

第二椿事就是講「恭近於禮」。恭是恭敬，恭敬是近於禮。恭敬並不是禮節，因為禮是表現在外表的，恭敬是在內心！內心當中有敬，表現在外面，雖然他不懂禮，他也能接近禮。現在教育是比較普遍了，在從前教育不普及，那個不普及的情形，諸位實在是想像不到的。我在年小的時候，就是在上學的時候，大概要算是文化水準比較普及、比較高的地方，一個區，就好像一個縣在底下分多少區，像我們現在講鄉鎮一樣，一個鄉鎮才只有一所小學。這一個

學校有多少學生？少的，一個學校大概只有幾十個人；多的，最多也不會超過三百人，這是一鄉一鎮！一個縣才有一個初中，四、五個縣裡面才有一個高中。諸位想想，那個時候念書的人，求學的機會跟現在不能比！所以大多數可以說都是沒有受過教育。雖然沒有受過教育、沒有學過禮，他要是見到總統、見到省主席、見到縣長，他很恭敬。雖沒有學過禮，那個樣子也很接近禮。這是講內有誠敬，誠敬表現在外面，就接近於禮；與那個學過禮的時候，不差在什麼地方。

我離開學校，出來做事情的時候，我也見到一些平常不太注重禮節的人，很隨便的人、很放逸的人。可是他們走到總統辦公室的四周，情形就不一樣了，腳步都放得很輕。因為那個時候我們的辦公室是地板，腳步稍為重一點，地板就有聲音。他穿了皮鞋，走在地板上居然沒有聲音。不要說說話不敢大聲，連喘氣都怕總統聽到，都怕別人聽到了。這是為什麼？對總統的恭敬！誰教他的？自自然然他就會那個樣子。

這個第二條恭敬，遠恥辱之道。我們為什麼要修敬？可以遠恥辱。換句話說，你能夠敬人，別人當然敬你；你輕慢別人，人家一定也輕慢你。

第三樁事情是「因不失其親，亦可宗也」，這一句是講親師友。我們親近值得我們尊敬、值得我們親近的這些老師、良友，在佛法裡面講善師、良友，值得我們親近他，這樣的「亦可以宗」。

「亦可以宗」這句話是不定之詞，換句話說，親師取友不可以沒有選擇，必定是慎重的選擇。可是偶而去親近他，我們一般講參訪，時間不算長，偶而的接近，也要慎重的選擇。為什麼？在今日之下，確實與我們過去的環境不同；在從前的社會，師友就是你的交際往來，對於一個人的評斷，可以說在評斷當中佔第一位。因此

，每一個人做人都很謹慎。如果這個人不是個善人，你跟他有交往了，你以後在社會上做事，人家對你就要防範，「那個人曾經和某些人往來，這個人我們對他要提防」。你要創辦事業，人家不敢親近你；別人要網羅人才，也把你踢到一邊去。所以，交友不可不慎重！現在的社會比從前開放得多了，已經不會把這一個列為第一個評斷的條件，但是還是有相當的影響。

這三樁事情都與交友有關，所以有子在此地教給我們，我們的言語、我們的敬心，尤其對於不善之人要恭敬；因為善人、君子你不恭敬他，侮辱他，他也不會侮辱你，這都一類說是「遠恥辱也」，遠不善之人。可見得對於不善之人，一定要加以恭敬。

在歷史上都有例子，好像是唐書裡面記載的。唐朝時候，有一位惡人叫盧杞，跟郭子儀同時代的，這個人在朝廷裡面，那個時候並不得志，地位並不高，是一位小官，心術不正，人很有才氣，但是有才沒有德，所以朝廷給他取一個外號叫「攔命鬼」。郭子儀那個時候是出將入相，那是何等人物！對待一切公卿大臣他都很隨便。有一次盧杞來拜訪他，他把他的家人完全都撤到後面去，自己整整齊齊穿了朝服來接他，很恭敬、很有禮貌的接待他。他離開之後，家裡人就問他說：「你從來接見人也沒有這樣，好像如臨大兵一樣的，為什麼對待這個人要這樣恭敬？」

他就跟家人說：「這個人是個小人，小人將來要一得志，那我們就不堪設想了。」

所以對待小人是加倍的恭敬。郭子儀真高明！以後盧杞果然做了宰相，朝廷忠良凡是觸犯了他的，都想方法把人家整盡，個個都報復。郭子儀不得罪他，所以他做宰相，郭子儀也能保全，這人有遠見！正符合這一句話：「恭敬於禮，遠恥辱也」。

我們看看蕩益大師這個註解：

【欲慎終者，全在謀始。只貴可復可宗，不必定復定宗。】

這個註得好！一個真正有學問、有遠見的人，他求什麼？求慎終，這才是一個完人！慎終要從哪裡做起？從開始做起，一開頭就能夠小心謹慎，像郭子儀就是我們歷史上少有的典型人物，確確實實了不起，他是一個懂得慎終之道的人，所以在平常交友、待人接物當中，他能夠看得很清楚，能夠小心謹慎，對待一切人有始有終，能夠保全自己。

「只貴可復可宗，不必定復定宗」，這兩句話很重要。如果說「定復定宗」，這就固執了，說出去的話，合乎道理我們要做到；不合乎理的這種約定，可以不實踐。親師友也是如此，老師所教給我們的，我們要依教奉行；但是這個依教奉行是有條件的：第一個，它合不合理？不合理的教誨不必奉行。第二個，合不合乎當前的事實？如果是合理，但是不適合於當前這個環境，那也不必做。所以一切的標準是在「義」，義就是義理。

常言說得好，佛之說法契機契理。那個機裡面包括的範圍非常廣大，時間是機緣的因素之一，我們今天是二十世紀的時代，合不合乎這一個時代？合不合乎現代的潮流？如果不能契合，諸位想想，這個道它就行不通了；得合乎這個時代潮流，同時還要合乎現代人的實際生活狀況，與我們實際生活狀況相違背的也行不通。所以我們過去講契機，機裡面有人之機，有地方、處所之機，有時節、因緣之機，而且這三種機緣時時在變更的，這些都要了解！

如果說是「定復定宗」，這個決定行不通，一定有過失。所以佛法與世間法，每一法都是活活潑潑的，我們要用智慧去觀察以智慧去抉擇可行、不可行，才能夠把事情辦得圓圓滿滿，有始有終！

這些事說起來好像容易，做起來確實是不容易。為什麼？這是一樁大學問，要有高度的智慧、有豐富的閱歷才能夠做得到。智慧

、經驗、閱歷要從三方面求得：第一是讀經。讀經是開智慧、是明理的。第二要讀史。歷史是古人經驗的累積，我們看看前人他們的遭遇，他們的經驗，他們如何處理。我們在這裡面吸取經驗教訓。第三個就是現前的閱歷。我們同一個時代，我們所見所聞，自己要細心去研究。何以有人年輕就成就了，何以有人到老年還是失敗的？而後才能成就自己的智慧、學問，這個經驗才保全自己，也就是此地蕩益大師所講的「慎終者」。

再看下面一章：

【子曰。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。敏於事，而慎於言。就有道而正焉。可謂好學也已。】

這一章是講好學。怎麼樣才叫好學？孔老夫子在此地給我們說出好學的定義。在定義裡面，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，並不是孔老夫子教我們好學的人吃飯不要吃飽、睡覺也不要睡好，不是這個意思。這些話都是陪襯的話，最重要的一句是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」。吃飯、居家過日子，那是小事，心是在學、在道，這是非常難得的。自古我們中國人，最推崇、最尊敬的就是好學之人。

我們在前面第一章的時候給諸位講過，學與覺是相通的，學者覺也，可見「學」這個字跟「佛」字又相通。佛陀是印度話，翻成中文也是覺的意思。好學之人就是求覺之人，求覺之人在佛法裡面講是菩薩，當然值得人推崇，值得人尊敬。

下面又說到孔老夫子說「吾有志於學」，立志求學；求學就是求覺。所以那個時候講求學，跟我們現在求學，大大的不相同。我們現在求學的時候，主要是學技能，不是學覺悟，不是求覺。從前求學的時候，主要的是求覺悟，不是求技能，這是我們一定要辨別清楚的。

蕩益大師在此地所舉的：

【敏事。如顏子之請事斯語。惟此一事，更非餘事也。慎言，即所謂仁者其言也訥。從敏事處得來，不是兩橛。就正有道，是慕道集義。不求安飽，是簞瓢陋巷家風。非顏子不足以當此，故惟顏子好學。】

「敏事。如顏子之請事斯語。惟此一事，更非餘事也。」顏子請示的是學。前面這兩句，蕩益大師註解裡面也註得很清楚，也註得很好，頂重要的剛才講了，關鍵所在：「敏於事」，敏是敏捷。辦事情沒有迂曲、沒有懷疑，而且速度很快，說到就做到，這是「敏於事」。這個地方所講的「敏於事」是什麼事？諸位必須要曉得，學問之事，就是日常生活之事，孝是指親、事長、尊賢這一些事。

「慎言，即所謂仁者其言也訥。從敏事處得來，不是兩橛。」慎言，言語要謹慎。為什麼？古人常說：「病從口入，禍從口出。」所以言語一定要謹慎。往往這個言語不謹慎的人，種下了禍根，他自己並不曉得；明眼人看起來、聽起來，清清楚楚，而他自己不曉得。所以古人常說：「言多必失」！佛法裡面也是如此，在佛門裡面表法的，你看四大天王所表的法有廣目天王，廣目是表多看；有多聞天王，表的是多聽。多看人家的、多聽別人的，自己少說幾句，少發表自己的高見，有好處，沒有壞處。所以天王裡面沒有多嘴天王，這是我們應當要學習的。

此地舉的例子，「所謂仁者其言也訥」，這個訥，好像很難說出來的樣子，所謂木訥，一個很不會說話的人，仁人，仁者，他會不會說話？他真會說話，他是很謹慎，少言語，而且言語慢，這個在從前修養裡面也非常重視。你看曾國藩的家書家信，他教他的子姪，大概就是為這個言語行動，就有幾十次的重複！曾國藩總是覺

得他的小孩、子姪動作太快了、說話太快了，所以常常在家書家信裡面教誡，動作、走路要慢要穩重，說話要慢。前面我們曾讀過「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」，慢是穩重的表現。

世間法裡面，你看那個官做得愈大，說話確實愈慢、行動愈慢；從來你也不會看到我們總統有慌張的樣子，走路好像腳步很快的樣子，沒有看到過。他走得很慢、走得穩重，說話也慢。

佛法裡面也不例外，我過去見到章嘉大師，再沒有看到第二個像章嘉大師那樣的人。章嘉大師一舉一動很慢，說話也慢，跟他相處一個鐘點，說不了幾句話，就是講開示的時候也很慢。我聽他講開示，只聽過一次，在善導寺的時候，大概有二、三百人聽，也講得很慢很慢。

像這些地方都要學習，這個都是「敏於事，而慎於言」，這是講行的功夫！佛經裡面常說：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，這正是表現他的大定，行、住、坐、臥都在定中。

底下一句就是這一章中心的所在了，「就有道而正焉」，就是親近的意思；到有道德那個人那邊去親近他、去向他請教。正，就是請他指正。孔老夫子沒有以每天讀誦經書作為好學的標準，而是以常常與請教這些有道之人作為好學的標準。道是通達事理實務者，謂之有道！

也許我們會問：「這些有道之人，恐怕很不容易親近！」往往我們有這麼一個錯誤觀念，我去求他，他不理我；或者他的道德學問太高了，我們不配去親近他。這一個觀念就錯了。如果他還要輕慢初學，他就不是一個有道之人；有道之人決定不輕初學。問題在什麼地方？在自己是不是有這一份誠敬之心來求道、求學。問題是我們自己是不是真心求道、求學？在真，決定不是求名求利。如果你志在名利，雖然你自己隱瞞得很好、掩飾得很周到，還是會被人



看破的。那個高明的人，一見就看出來了！一見面談幾句話，大致情形他都明瞭了。所以我們瞞普通人容易，真正要瞞高明之人，不容易！人家真是一眼就看穿了。自己有誠意、有真心，這些高明的人實在是樂於接待。前面第一章讀過：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」！那個「朋」就是志同道合，他求之不得你去親近他，他怎麼會拒絕！怕的是我們自己心地不誠，那人家當然拒絕。

我們在經典裡面看到，像惠能大師是一個不認識字、又是老粗出身，到黃梅去親近五祖。五祖那麼樣的愛護他，並沒有拒絕他。他是誠心誠意去問道的，哪有拒絕的道理！以前章嘉大師在世的時候，他也很感慨的給我說。為什麼？章嘉大師在台灣，那個時候很少人親近他，大概自己也風聞，一般人對他產生一個誤會，說他地位太高了，很不容易見到。章嘉大師好幾次跟我說：「我是一個很平常的人，沒有事情，誰來見我，我都不會拒絕，哪裡說是我架子擺得那麼高，拒絕見一個人呢？我從來沒有拒絕見一個人。」真正有道有德的人，只要你肯學，決定沒有拒絕的道理。此地講求學，求於有道之人來改正我們自己的觀念、行為，這才叫學，才叫好學。

從這一章裡面我們能看得出來，求學一定要親近師友，不是閉門造車，那是不會成就的。所以在佛法裡面注重參學，如果沒有參學，不能算是真正的學問。參學就是「就有道而正焉」。我們在《四十華嚴》裡面看到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那就是善財童子就有道之士來修正他自己的思想、行為。

可是參學得要有參學的條件，不是我們一開端就能夠談得上參學的。古時候的標準，所謂道眼開了才有資格參學；道眼未開不能參學。為什麼？那一參學麻煩可大了。

我們不要說別的，我們就以五十三參來看。這五十三位善知識

所學的都不一樣，所教給善財童子的也不一樣，善財童子跟一個老師學很有成就，跟五十三位老師學，那可麻煩大了。他到底跟哪一個人學好？所以道眼不開，這個不行！道眼就是講的根本智，參學是屬於後得智。所以根本智現前之後才有資格參學，並不是一般人一開端都能夠參學的。

在世間法裡也是如此，譬如世間學者到世界各地去遊學，他自己對於某一門的學術一定有相當的成就，他到各地方去看看，對於自己的智慧、技能才有長進。如果自己什麼都不曉得，一竅不通，他就是走遍全世界也一無所獲。

所以世出世法都一樣，一定自己在學術上有相當的成就，然後才能參學。參學圓滿了，這個時候，套句佛家的俗語來說，「所作已辦」，沒有事情了，有機緣弘法利生；沒有機緣，暫時閉關住茅篷。閉關住茅篷是等待機緣，就是自利自學的事情已經圓滿了。所以那個閉關的人、住茅篷的是什麼人？就是所作已辦、功得圓滿之人。

在從前，參學的人到哪裡去找大善知識？打聽哪個山上有人閉關的、有人住茅篷的，就去找他，那個人就是大善知識。所以在從前閉關、住茅篷可不簡單！不像現在，剃了頭出家，就想去閉關，就去住茅篷去了。

在參學的時候，這是一樁很苦的事情，到處去拜訪、到處去打聽、去求教，這個時候，「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」，求學的事大！如果一切都求過得舒舒服服的，諸位想想，你還有心去參學嗎？還願意去吃這個苦頭嗎？那就不能去參學了。

所以底下註子說：「就正有道。是慕道集義。不求安飽，是簞瓢陋巷家風。非顏子不足以當此，故惟顏子好學。」這是孔子常常讚歎的，他的學生當中，唯獨顏回好學，顏回對於衣、食、物質生

活，不講求、不在乎，全心全意的就是求就有道而正焉，這是好學的一個榜樣，值得我們後世人學習的。

在佛家這種典型更多，我們以最普通的一部書，《禪林寶訓》來說。《禪林寶訓》裡面，我們所看到的這一些古大德們參學，幾乎個個都是「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」，而且時間不是三年五載，少則十幾年，多的有到三十年，確實是不容易！這樣長的歲月當中，能夠過這樣艱苦的生活，為了求道、為了求學。由此可知，自己在家裡面舒舒服服的過著日子，天天讀著書，天天研究學問，孔老夫子不認為這是好學；換句話說，好學的人，一定要找真正有學問的人，找他們去常常去討教，常常在一塊兒研究討論，開自己的智慧，這是值得我們深深省察的。

再看下面一章：

【子貢曰。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。子曰。可也。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子貢曰。詩云。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其斯之謂與。子曰。賜也。始可與言詩已矣。告諸往，而知來者。】

這一章是子貢提出來的，實際上是夫子教子貢的。在孔子弟子的當中，子貢很會經商，他是先貧後富，所以他才有這些話，經商確確實實也要有這一份天分。有一些人經商，他能夠賺錢；有一些人說是不會經營的，沒有幾天本錢就賠完了。所以看別人做買賣，無論做大做小，你看他天天都有錢賺。我們過去有很多軍官退役了，拿了退役金，看看人家做生意很賺錢，自己也去做生意；做不到三個月，退休金都完了，我們俗話所謂「隔行如隔山」，這一行有這一行的學問，有這一行的技巧。

這個子貢就很會做生意，早年他的家境非常清寒，以後做生意發了財。他說「貧而無諂」，無諂就是不巴結人，在貧困的時候不巴結人。「富而無驕」，有財富的人對待人不驕傲，不以富貴驕慢

待人。他拿這兩句話來請教夫子，他說這樣行不行？可以嗎？孔老夫子就答覆他說：「可以。」

可以，當然還不是盡善盡美，所以夫子就給他修正了，說：「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」就是更進一步了，所以說是「安貧樂道」！貧能夠不巴結人，這是難得；但是總還不如貧而樂。孔子的學生當中，顏回就是一個標準的人物，他是貧而樂。

諸位要曉得，「貧而無諂」容易做到，「貧而樂」不容易，那是有大學問，通達事理事物，才能夠做到貧而樂。「富而好禮」，對於貧賤之人都不失禮，這是很難得的。因為富貴人的病都是在驕慢，能夠不失禮於人，這是相當不容易的。夫子這個話就更進一步了。

可是子貢一聽夫子這個話，他就有所感悟，舉出《詩經》裡面的兩句話，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」。切磋琢磨是古時候冶金所用的方法，古代這些器皿當中，凡是骨器要用切，象牙就要用磋，玉石要用琢，普通的石頭就要用磨，才能把它做成一個器，便利我們日常利用。所以就舉出《詩經》裡面這兩句話，這就是切磋琢磨又更進一步了，精益求精的意思。在現在講是精益求精，切磋琢磨就是精益求精。

下面是夫子對他的讚歎，果然一點他就通了，「告諸往而知來者」。

底下註子註的意思就更圓滿了：

【子貢之病，在願息，又在悅不若己。故因其所明而通之。告往知來，全是策進他處。道曠無涯，那有盡極。若向樂與禮處坐定，便非知來矣。】

「子貢之病，在願息，又在悅不若己。故因其所明而通之。」先說出子貢的毛病。這個「願息」，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滿足。子

貢貧的時候不巴結人，富的時候也不以自己富有顯得驕傲，他認為這就是很滿足了，他是止於這個境界裡面，所以夫子才把他的境界再向上提升一層。

「告往知來，全是策進他處。」拿現在的話來講，策進就是提升；把子貢的境界再提升。

底下說了：「道曠無涯，那有盡極。」大道無有窮盡，因此是指不得志。

「若向樂與禮處坐定，便非知來矣。」這是孔老夫子教給他，守貧而樂。好，那他貧就守於樂、富就守到好禮，要能夠守定這個，這還是錯誤的。貧樂好禮不過是比無諂與無驕提升一級而已，前面做不得，夫子所說的還是做不得；換句話說，百尺竿頭，要更進一步！道無涯，學就無止處。這也就是所謂「日新又新」的意思，精進更精進的意思。

再看末後一章：

【子曰。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】

這一章裡面所教給我們的是自知知人。句子很簡單，不憂患別人不知道自己，就怕自己不知人。諸位想一想，這裡面的意思，真是其味無窮！如果要是怕別人不知己，諸位想想，這是什麼人？是一個好名好利、求名求利之人，豈是君子嗎？第一章我們念過君子之人，「人不知，而不愠」！要有一個患，人不知自己，心裡就不高興了。如：「我有學問，我有道德，我又很能幹。你看看，沒有人認識我，沒有人知道我」，心裡面就不平了！給諸位說，這樣的人沒有學問，這樣的人沒有智慧。真正有學問、有智慧的人，人家不知道他才自在，天天遊山玩水，樂得逍遙自在！要人知道幹什麼？知道，把你搬到社會上去，一天到晚忙得要死。所以他求不求人知道呢？不求，決定不求。人家知道了呢？知道了，無可奈何！要

替人家服務，要去受辛苦。人家不知道的時候，自己得大自在，有什麼不好！所以說不求人知，這是有學問。

但是要知人。不知人，那是你自己沒有學問、沒有見識、沒有能力；要有智慧、要有道德、又要有能力辦天下事，沒有那個機緣沒關係，不能說沒有能力，這是我們要曉得的。像諸葛亮，人家真有本事、真有能力，隱居在隴中，誰請他出去，他都不幹，他也不想讓人知道。可是他的好朋友給他宣揚！畢竟是在這些公卿大臣裡面有了聲名，還得劉備去三顧茅廬，看到人家真正是熱忱，這樣誠心誠意來禮請才答應他。他不是一個好名好利、求名求利的人。

《六祖壇經》後面，六祖也示現這個榜樣。他老人家在曹溪弘法，朝廷知道他了，也是神秀大師的推薦，皇帝下詔書，派了使臣去迎接他。而他稱自己年歲老了，身體不好，不奉召。這也是做一個榜樣給後世人看，不求聞達於諸侯！這是本分，並不全是清高，是本分。

前面我們讀過，人得要守本分，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」！出家人的本分就是弘法利生，出家人的本分就是求道。不是求別的！衣食無足，也是出家人的本分。我們想想，從前出家人，他們過的是什麼日子？我們現在自己又是過的什麼日子？想想從前出家人是什麼樣的成就？我們現在又是什麼樣的成就？只要能夠認真的較量一下，自己心裡就有數了。我們道比不上別人，我們的名聞利養超過別人太多了。我們於心能安嗎？

大師這個地方的註解：

【自利，則親師取友，必要知人。利他，則應病與藥，尤要知人。】

「自利，則親師取友，必要知人。」如果不知人，我們就找不到好老師，就不能夠親近好的同參道友。

「利他，則應病與藥，尤要知人。」利他是弘法利生，更要知人。知人才契機契理，這個教學才能夠收到效果。總而言之句話，知人非常重要。人家不知道自己沒有關係，時節因緣沒至，自己真正是樂得清閒自在！

我們一再給諸位說，學佛要隨緣，不攀緣。弘法利生雖然是好事情，是出家人應當做的，但是時節、因緣沒有成熟，絕不勉強，一定要等待因緣成熟。